



车轮上的香格里拉 / 郭五一 著

责任编辑: 张 见
版面设计: 张 蕾

Shangri-la on wheels © 2023 by Wuyi Guo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2年8月 DWPC 第一版

开本: 229mm x 152mm

字数: 184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2023941687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 2023941687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 978-1-68372-555-8



作者简介

郭五一，1951年5月1日随军生于四川雅安。上过山下过乡，当过工人，参过军。接受了迟来的大学教育。进过机关，最后从机关下海经商。2010年移民加拿大至今。
爱好：读书、摄影、旅游、写作。

目录 Contents

第一篇 车轮上的香格里拉

| | |
|-------------------|----|
| 1. 重走横断山(序) | 2 |
| 2. 走向横断山区 | 6 |
| 3. 秦岭的记忆 | 10 |
| 4. 汉中际遇 | 14 |
| 5. 千佛崖断想 | 17 |
| 6. 明月峡栈道 | 21 |
| 7. 剑门关 | 25 |
| 8. 成都 | 28 |
| 9. 雅安 | 32 |
| 10. 我认识的刘文辉 | 36 |
| 11. 蒙顶山 | 40 |
| 12. 茶马古道 | 43 |
| 13. 二郎山 | 47 |
| 14. 贡嘎雪山 | 51 |
| 15. 泸定桥 | 55 |
| 16. 康定古城 | 58 |
| 17. 塔公寺 | 62 |
| 18. 雅拉神山 | 66 |
| 19. 丹巴县 | 69 |
| 20. 甲居村 | 73 |
| 21. 中路乡 | 77 |
| 22. 岳扎村 | 81 |
| 23. 四姑娘山、松潘 | 85 |

| | |
|---------------------|-----|
| 24. 松潘与黄龙 | 89 |
| 25. 川主寺 | 93 |
| 26. 松潘草地、郎木寺 | 96 |
| 27. 拉卜楞寺 | 100 |
| 28. 回程 | 104 |
| 29. 再出发, 香格里拉 | 108 |
| 30. 漳河的记忆 | 112 |
| 31. 三峡大坝 | 116 |
| 32. 巫山之路 | 120 |
| 33. 重庆 | 124 |
| 34. 大香格里拉 | 128 |
| 35. 翻越折多山 | 132 |
| 36. 雅江县 | 136 |
| 37. 茶马古道、理塘寺 | 140 |
| 38. 稻城 | 144 |
| 39. 翻越大雪山 | 148 |
| 40. 香巴拉 | 152 |
| 41. 金沙江河谷 | 156 |
| 42. 奔子栏的阿鹏 | 160 |
| 43. 东竹林寺 | 164 |
| 44. 白马雪山 | 168 |
| 45. 梅里雪山 | 172 |
| 46. 澜沧江峡谷(上) | 176 |
| 47. 澜沧江峡谷(下) | 180 |
| 48. 走进香格里拉 | 184 |
| 49. 阿瓦山的变迁 | 188 |
| 50. 虎跳峡大峡谷 | 191 |
| 51. 丽江古城 | 195 |
| 52. 大研古镇 | 199 |

| | |
|-------------------|-----|
| 53. 不一样的泸沽湖 | 203 |
| 54. 沙溪古镇(上) | 207 |
| 55. 沙溪古镇(下) | 211 |

第二篇 车轮上的内蒙古大地

| | |
|---------------------|-----|
| 1. 序言 | 216 |
| 2. 长城脚下的记忆 | 218 |
| 3. 走向锡林郭勒盟 | 221 |
| 4. 正蓝旗, 元上都 | 225 |
| 5. 走向锡林浩特 | 229 |
| 6. 锡林浩特 | 233 |
| 7. 毕力格的困惑 | 237 |
| 8. 老知青的聚会 | 241 |
| 9. 穿越锡林郭勒草原 | 245 |
| 10. 阿尔山 | 249 |
| 11. 哈拉哈河景区 | 253 |
| 12. 阿尔山天池 | 257 |
| 13. 阿尔山的奇遇 | 260 |
| 14. 萨马街的思考 | 264 |
| 15. 扎兰屯的“二人转” | 268 |
| 14. 加格达奇 | 272 |
| 17. 呼中镇 | 276 |
| 18. 林业局的变迁 | 280 |
| 19. 北极村 | 284 |
| 20. 看守北极村的人 | 288 |
| 21. 金沟 | 292 |
| 22. 胭脂沟 | 296 |
| 23. 黑龙江的源头 | 300 |

| | |
|--------------------|-----|
| 24. 漠河 | 304 |
| 25. 莫尔道嘎 | 308 |
| 26. 室韦口岸 | 311 |
| 27. 莫尔道嘎森林公园 | 315 |
| 28. 走进恩和 | 319 |
| 29. 彼得霍娃大婶 | 323 |
| 30. 中俄边境的思考 | 327 |
| 31. 草根哲学家二飞 | 331 |
| 32. 满洲里 | 335 |
| 33. 海拉尔 | 338 |
| 34. 那达慕 | 342 |
| 35. 海拉尔要塞 | 345 |
| 36. 诺门罕战役展览 | 349 |
| 37. 玫瑰峰奇遇 | 353 |
| 38. 回归北京 | 356 |

第一篇 车轮上的香格里拉



1. 重走横断山(序)

2004/10/28 星期四

当我重新润色这篇游记的时刻，已是 2022 年 9 月 12 日。海外的疫情告一段落。两年半的磨难，新冠病毒在自我削弱，到了死亡率低于流感的程度。除了中国，全世界都解除了疫情封锁。

封锁也有封锁的好处，无处可去，无事可做，反倒静下心来，重新润色这十几年周游世界的记录。并且在朋友示范下，学会了录音、配图，独立制作电子图书。海外登到“Youtube”域名“老郭看世界”；国内登到“西瓜视频”域名同样是“老郭看世界”。

从 2020 年 5 月到昨天，初步盘点了一下，共获得：1，自驾横穿俄罗斯、北欧、东欧、南欧游记 197 篇；2，自驾走中亚，经南欧、中欧到北欧游记，116 篇；3，自驾云南游记 62 篇；4，自驾阿拉斯加游记 47 篇；5，自驾美国盐湖城游记 17 篇；6，自驾北美峡湾游记 11 篇；7，俄罗斯乘破冰船北极游记 50 篇；8，自驾加东游记 48 篇；9，自驾国内游记 82 篇。合计共 630 篇散文朗诵视频。可谓收获颇丰。也就准备把朗诵稿修改出来，做成文字稿出版，即为陶冶性情，也为抗衰老，能不乐乎！

人的一生会因为种种经历形成记忆，大多记忆会随时日的迁延渐渐淡化，唯独一些特殊的记忆不仅不会淡化，反而会因为细节的飘逝使主体更加突出，压迫着你成为一种心债。重走横断山区就是我的这种心债。

为什么重走横断山区会成为心债？因为文革中的大串联。

1966 年的七月底，“文革”初起，裹挟在大串联的队伍里，与同班同学丁力、赵苏苏、赵小伙一路旅游。先后探访了南京、上海、

杭州、广州、长沙、武汉、桂林、贵阳、昆明、重庆、成都、西安、延安、乌鲁木齐、兰州、西宁、拉萨、日喀则等城市。



为什么要报出这些城市的名字？是想直观地告诉你。四个刚刚 15 岁的少年，风餐露宿，仅用了七个月，走遍了多半个国家。

大串联，成千上万的青年，由着自己的心性，潮涌一般，乘火车、汽车、步行，游历在祖国山河。那是一段渐行渐远的记忆：汹涌的人潮，满眼的大字报、大标语，随处可见的批斗会，无处不在的高音喇叭的喧嚣。几乎所有的地方高官都被打倒。秩序混乱，纲常崩溃。很快就造成了我们的审美疲劳。我们开始躲开革命，一心一意的游山玩水。1966 年 11 月底，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走进西藏。

事实上，对我们来说，大串联就是一场免费旅游。一路从北

向南，从东向西，观尽祖国山河。哪都美，很难说哪里更出色。但随着时日流逝，藏区的异域风光，人文景象，印象越来越深刻。

1966年的西藏，平叛已经七年，中印反击战刚刚结束，农奴制正在瓦解。一边是文化闭塞，穷困落后，一边是处女一样的大美山河。完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自然景观，让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孩子目不暇接，整日生活在兴奋中。

40年了，印象最深刻川藏公路。

川藏公路从成都到拉萨，全长2400公里。1950年开工，1969年全线竣工。为修建此公路，牺牲了5,000多官兵。我们进藏时，公路还在建设，远没有达到标准公路的要求，仅只能勉强通车。沙石路面，狭窄陡峭。狭窄到什么程度？仅可一辆载重4吨的解放卡车单独通行，不能会车。翻山都是单向行驶，车队上午从东向西，下午从西向东。关键路段，隔不远就有手持旗帜的士兵吹哨指挥。随时都可能遇到泥石流。沿途到处可见山体坍塌，隔不远就能看到沉坠谷底的汽车。道班工人和筑路战士几乎是不停歇的清理着路面。经常是刚放行几部车，泥石流就下来了，山路上堵着长长的车流。

我们乘一辆解放卡车改装的客车。一个湖北籍的援藏老师傅，带着一个四川籍的复员兵，载着六个串联出藏的学生（另外三个学生是西安民族学院附中的女生），踟蹰辗转在川藏交界的横断山区。

车走得慢，有时一小时不到五公里。记得翻越雀儿山，发动机“开锅”。公路陡峭，老师傅不敢停车。竟然让副驾驶提着水桶像猴子一样翻上前车盖儿，边行车边加水，加好水竟然又翻爬着回到车里。

特别走进横断山区：那里的雪山太高，蓝天太窄，植被太丰富，峡谷太壮阔。那里集中着中国最雄奇的江河：百公里不到，并列着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那里有中国最美丽的雪山，折多山、雀尔山、二郎山在蓝天隐没。那里的景色大起大落。刚才还在白云的府邸，白雪皑皑；须臾，就走进原始雨林，险滩急流。

那是一次充满激情的旅行，两千多公里走了13天，每天都有新景象，每天都有新刺激。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可惜当时我还是孩子，不懂摄影，没留下印记。但那风光，随着时日流逝，余下的记忆：山就更高，雪就更白，云就更远，天就更蓝，像一个遥远的梦呼唤着我，再去一趟横断山区。

心动不如行动，约好影友马卓新、文元、耿少峰，四人一车，计划翻秦岭、走汉中，经川西入甘南草地，重走横断山区。

2. 走向横断山区

2004年10月29日

清晨，深秋的华北，四野弥漫着淡淡的灰绿。路旁，肃杀的枯草，隐隐的楼群。华北变了，变得越来越浑浊，越来越拥挤。秋高气爽，北雁南飞早成了过去。就连太阳也变得暗淡，迷蒙中一轮惨淡的白印。

曾经的华北大平原繁荣富裕，平坦开阔，被誉为中国的乌克兰。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曾骑车在这一带游历。印象中的这片土地：无涯的青纱帐像绿色的迷宫，迷宫深处数不清的池塘、水渠，无处不在的蛙叫、蝉鸣、鸟啼。骑车走在乡间小路，时时有蚂蚱、麻雀惊起。站上高坡，四围村庄，绿浪无际。说不尽的生机勃勃。

40年过去，又是深秋，还是这里。曾经一望无际的青纱帐，被公路、村庄、工厂、零零碎碎的切割。村庄连着村庄，楼房望着楼房，绿浪已然消退，城市化悄然兴起。无边的雾霾，笼罩着华北、中原大地。

我们这代人是在大起大落中走过人生。童年的记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刚上小学，就来了除四害、反右，三面红旗。还没全懂事，又来了“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几乎是无休止的卷在政治漩涡里。好容易“文革”结束，可以上学、成家、工作，又赶上经济改革的大潮，奔忙劳碌，苦斗不息。

我们几乎来不及反思，来不及评价社会和自己。刚刚认可的解放思想，发展经济的人生诉求，又出现了危机。经历了1989年的“风波”，人们仿佛一下勘破了世情，远离政治，开始从挣钱和花钱中寻找自己。无穷尽的贪婪，无底线的竞争，几乎一夜之间，

国人都被贴上了资本的标签。致富的压力使人们丧失了追求人生真情趣的能力。

太累了。我想走出去，远离这喧嚣的闹市，到边疆、到山区，远远的看看。看看那些远离闹市的人群；那些无限风光的景区；那个古老社会的真实变迁；那个中国式现代化的真谛。我不知是否能从那里找到一些慰藉，找回那颗无拘无束的心，那里曾经蕴含着自信和能力。

顺着高速路奔跑，6个小时，我们已经行驶在洛阳以西。这里是平原和山区的过度，聚集着数不清的村庄。绿油油的麦苗，黑扎扎的灌木，昏蒙蒙，数不清的沟壑。我知道，那些沟壑的外侧就是黄河，跨过黄河是中条山，我们已然渐渐走上黄土高坡。

前面就是三门峡市。我想到那座同样命名的大坝，想到那个好大喜功的年代，清华大学同门而出，命运相悖的两位学者——张光斗和黄万里。

张光斗是时代的弄潮儿。先是紧跟潮流，力挺三门峡工程，并参与了设计；当历史证明三门峡工程失败，又丢下知识分子的良知，闭口钳言，随波逐流。“文革”后对三峡工程，仍是紧跟形势，高唱颂歌，终于被时代的潮流推上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宝座。

黄万里是水利专家，清华教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公子，从美国学水利归国。先是反对修三门峡水库，后又对建三峡大坝提出异议，遭到权贵的贬抑。1957年被划为右派。1987年后又为三峡工程受到排挤。半个世纪过去，三门峡大坝早已报废。“黄河清，圣人出”已成了笑柄。可怜黄万里一介书生，以命相谏，无功而陨；更别提那些被迫迁离的移民。几十万人先后三代走着同一条遥遥无期的上访路。世事沧桑，往事如烟。显而易见的是非至今得不到厘清？巨大痛苦的教训至今还在回避？伟人的后代们还在追求更大的伟业，可这伟业带给百姓的又是什么？

看到黄河了，两侧是平缓的低坡，一座不知名的小塔，塔下黄河影影绰绰，不见波涛，没有浪花，只有沉荡的泥浆滑动。夕阳正沉沦，寸寸微云，丝丝残照。



再往前是函谷关。这里自古为西北第一屏障，史称“山河之险”。冷兵器时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保护着关中 800 里秦川，成就了秦帝国六代基业，一统天下。如今，函谷关已成坦途，可笑的是，一个正在修建的历史景区，第一个完工的却是一座古香古色的收费站。交钱过关，总觉得有些怪怪的，难怪当年“老子”过关要奉上一本《道德经》，这也算是一种传统。

晚七点走进西安。西安来过，37 年前，也是这个季节。大串联，从成都走来。那时“文革”初始，到处在造反，大喇叭播放着声嘶力竭的革命歌曲。我们游览了大雁塔、小雁塔、碑林。古建刚受损毁，遍地狼藉，荒草萋萋。那时的西安，印象最深的不是革命，不是古迹，而是西关的回民小吃。那时集市尚未取缔，古风犹存。热情的回胞招呼着生意，五分钱一个炸柿饼，八分钱一串烤羊肉，五毛钱一碗香喷喷的羊肉泡馍，人流熙来攘往，至今记忆。

再进西安，昔日的四旧又成了国宝。西安成了当代仅存的有完整城墙的历史古都。城外有护城河，城门有城楼，城楼内有瓮城，

城墙建制基本完好。如今的护城河和城墙已辟为步行花园，城上每隔几十米有一盏大红灯笼，彩旗飘飘。

中国是千年古国，每县都有城，总不下 1000 座。二十世纪 70 年代，平遥附近的祁县、太谷、介休都有古城。短短 30 年，多数古城已成历史。何以独平遥古城得以保留？为此我专门问过平遥人，他们告诉我：“因为平遥穷没钱改造。”一个“穷”字成全了平遥一举成名，纳入联合国世界文化保护遗产名录。联想到西欧的古迹保护，我们还停留在只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的程度。

3. 秦岭的记札

2004年10月30日

昨晚夜游西安城，清晨还是早早爬起。此行志不在城市，在横断山区，一早驾车向南奔向秦岭腹地。

走出城区，是关中平原，土地肥沃，人口稠密。2004年，这里还没修高速路，沿途集市密集。穿村过镇，行人、车辆挤在一起。土路上鸡飞狗跳，墙脊上金黄的玉米。路边一绺的蔬菜摊。小贩们大声地吆喝。土墙上刷满标语，治安的、节电的、扫盲的、节育的，加上五花八门的商业广告，色彩缤纷，莫名的勃勃生气。



关中的农村，有的是古老，也有的是新奇。这里，旧的宗法文化正在消融，新的商品经济悄然兴起。农村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性，

新式的农民已经开始走出大山区。

走进秦岭，车速减慢，眼前是乌压压的高山。秦岭牛，它不仅是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的分水岭，更是中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更重要，它是昆仑山脉的延伸，我们此行，从这里开始走入山区。

9点40走进黑河森林公园。一条峡谷，千尺绝壁，崖壁瀑布高挂，崖顶红叶萋萋。谷底一条奔腾的山溪，一道索桥凄迷。停车拍照，这里太美，太熟悉。

怎么会熟悉？

三年前，我曾和影友专程来过这里，有过一段难忘的记忆。也是十月，正直中秋，我与马卓新、徐天宁、张瑞生、小邵一行采风来到这里。

秦岭，大名鼎鼎的旅游区。近年，更培养了大批“驴族”。何谓“驴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兴起户外运动，“快乐行走”。简单说，结伴登山旅游。一时风靡世界，开发了一系列登山线路。本世纪初影响到中国，中国有了专业的户外运动。有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驴族”。

我有几个驴族朋友，常年攀爬在世界各地。他们都以攀登过秦岭太白山为荣，用他们的说法：只有徒步走过终南山到太白山的线路，才可以称为“老驴”。

我们2001年，第一次来到这里。受“驴族”影响，放着好好的大路不走，走进后山。为什么走后山？徐天宁“聪明”，来时搜寻网络。知道有个“厚畛子村”，知道那里有条路，可以从后山攀登南天门。可见太白山的精华，气势磅礴的林海、云海、石海。他说：南天门不高，和厚畛子的相对落差，不超过1000米。用他的话说，不过爬两个“香山”鬼见愁。最不济，三个小时一个来回。

受他的蛊惑，也是我们轻敌，竟然连著名的“关中八景”：“太白积雪六月天”都忘了。

其实，2001年户外运动刚刚兴起，网上信息很少。没有厚畛子村到南天门的路线介绍。所谓两个香山“鬼见愁”的高度，不过是徐天宁的猜度。这下惨了，最惨的是徐天宁自己。

那天上午，万里无云，阳光普照，想象着三四个小时的山路，又要背摄影器材，尽量轻装。一路带的给养：香肠、面包、水果都留在了车上，一人只带了一个馒头，背着摄影包，穿着单衣单裤上了路。

走在湿滑陡峭的山路，古木参天，藤蔓盈野，衰草萋萋。气喘吁吁，走走停停，4个多小时，仍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们知道犯了错误。可总不能回头吧，坚持，又走了整整5个小时，筋疲力尽才登上前山的垭口。这里有登山营地，有一伙“驴族”在此地宿营。可他们都是每人只带了一个帐篷，无法容留我们。正好有一个山民路过，告诉我们到南天门不远了，不到10里地。再三权衡，不好麻烦别人。只是饥渴难耐，向驴族小伙子们讨了一个大饼，留下张瑞生，其余四人跟着山民上路。

走出去没多久，钻出了森林，我们到了山顶。此时，漫天黑雾，下起大雪，气温降到零度。唯一的馒头早已下肚，登山营地讨要的面饼分成四份充饥。分了饼才发现同行的山民丢了。这才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停下就是冻死，我们陷进高山绝地。

临时做了分工，马卓新放下摄影包，轻装前行探路。我负责断后，我们艰难地爬行在山脊。很快发现，山脊没路，我们困在一片巨大的石海。太白石海，秦岭四大奇景之一。真走进来，而且是半夜，冷风凄凄，雪花漫天，说不出的恐惧。不知什么原因，太白山的脊梁遍布巨石。这是真正的巨石，小块的在2到3立方米，大块的像一间房屋。这里没有大树，石缝中钻出一蓬蓬大树杜鹃。石海无路，要踩着巨石，可眼下，冻云低罩，巨石瞳瞳，我们只能手脚并用在石缝中爬行。我们简直绝望了。

正所谓绝处逢生。10点突然雪住风停，云开月现。正是农历八月十五，一轮满月，万里清辉，把个秦岭太白勾勒得清清丽丽。没见过如此迷幻的景色：树影抚慰着青石，山泉挥洒着月色，残雪装点着藓苔，石缝摇曳着蓬棵。大千世界隐去色彩，只剩下单纯和黑白，滔滔山影，层层树浪，银花万朵。

那晚，我们苦苦挣扎，摄影器材丢在了半山。走着走着，摇

摇晃晃，一屁股坐进水坑。起不来，也不想起来，已然筋疲力尽。终于许天宁靠着一棵大树不再移动。绝望中前方传来马卓新的喊声：“南天门到了！”我们终于在半夜11点半，历经15个小时，忍着高山缺氧，饥寒交迫，几近绝望中上了南天门。

后来我们得知，那晚半山冻死了一个登山游客。

4. 汉中际遇

三年前，夜闯太白岭，人生奇遇，有了一篇游记。可巍巍秦岭岂是一篇游记能够涵盖。我以为最有气势的概括是唐代韩愈的诗句：“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继续前行，11点10分，穿过一公里长的秦岭隧道。我们走进南坡。这里气候湿润，植被丰茂，满山青油油、绿旺旺的箭竹。难得，在这万山丛中隐秘着佛坪县城。

佛坪，南邻汉中北望长安，地处秦岭腹地，经济闭塞，地广人稀。陕西最小的县，小到什么程度，1200平方公里，不过2.5万人，每平方公里仅20人。至于经济，最明显的标志，走进佛坪就没了手机信号。不奇怪，移动通信网络尚没通到这里。

佛坪无名，但佛坪特产有名。什么特产？大熊猫！这里有个著名的佛坪熊猫谷，地处大熊猫走廊带，拥有大熊猫、金丝猴、羚牛等珍稀动物。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告诉我，这里有两百多头大熊猫，密度居全国第一。今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圈网络”吸收加入。是中国近2000个自然保护区，由中央直管的三个保护区之一。

走进佛坪县城，皑皑高山，一条山溪，一座建筑陈旧的古城。找饭馆打尖，看到一家小饭馆人多，走进去才发现几乎全是孩子。老板娘告诉我：这些孩子不是顾客。是在县城上学的山区孩子。这里的孩子不容易，大山区，全县只有一座高中。多数孩子家境贫寒，学校伙食贵，吃不起，只能自带粮食自己做。她看着可怜，帮他们把自带的粮食做熟，给他们一点热汤。刚开始，是她女儿带来一个同学，不收费。后来，找来的孩子越来越多。现在每天中午有十几个孩子在这里就餐。我看了看，孩子们吃得很简单，

红薯焖饭，老板娘熬了一锅菜汤。她告诉我：她为孩子们做饭，收费很少。

她女儿告诉我，去年全县毕业120名高中生，只有40人考入大学。这里闭塞，没工业，考不上大学就得回村。孩子们不想回村，上大学是他们唯一的出路。老板娘的女儿，去年高考没中，正在续读，帮着母亲招待来客。可以看出，这里的孩子比城里孩子成熟。

继续南行，3点半走出槐树关，有了网络信号。发现，成都经汉中到西安的高速路正在修筑。工人说，明年可以通车。

猛然冲下高山，走进汉中，壮阔。好大的盆地，北依秦岭，南靠大巴山，汉江从中心流过。这里气候温暖，物产丰富。我们到来，油菜花正盛开，汉江两岸，一派金黄。



汉中古称天汉，因汉江流出秦岭一脉徜徉，古人以为类似天上银河，故有“天汉、河汉、星汉、霄汉”之说。秦朝末年，项羽和刘邦角逐。刘邦被封为汉王，汉中就是刘邦的封地。汉中地理优越：北出关中，东达荆楚，西邻蜀中。群山环绕，物产丰富。刘邦在汉中韬光养晦，养精蓄锐，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终于击败项羽，夺取天下。因其封地在汉中，称汉王，故迁都长安后，建立了中国第二个统一皇朝，国号“汉”。刘邦被称作“汉高祖”，华夏有了“汉族”。汉中被称为中华汉民族称谓的发祥地。

汉中历史丰富，一篇游记说不清。不信看看这里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就有 46 处。

当代的汉中，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文革”前就是著名的三线城市，集中着一批从上海、北京迁来的军工企业。最著名“陕西飞机工业集团”，被称为“飞机城”。

16 点半，冒雨走进汉中。这里正在城区改造，路面开肠破肚。正是下班时刻，车辆挤在一起，湿漉漉、脏乎乎。汉中没计划停留，一脚油门冲向四川边境。

终于，冒雨摸进川陕交界的宁强县城。宁强怪，已经 9 点，天降大雨，街上鸟无人迹。一座巨大的菜市场灯火通明。走进去，一个很大的大棚，排列着近百个摊位。此刻，蔬菜都搬到菜案底下，菜贩们已经收工。奇怪的是，一部分菜贩带着女人、孩子，案板变成了床铺，挂着蚊帐，比邻而栖，有的孩子已经睡觉。其余的菜贩，喝酒、打牌，闹闹哄哄。倒像是一个大型的难民营。

走进去询问，他们大都不是本县人，来自周边的山区，到这交通枢纽谋生。我向一个中年汉子打听，他告诉我：他是四川广元人，这里好谋生，带着一家人来到这里。我问他，靠什么谋生。“贩卖蔬菜。”他告诉我：山下是四川广元，气候温暖，蔬菜便宜。可广元政府税收高。菜贩们把蔬菜拉来这里批发，汉中各县的菜贩子来这里带货，大家都有钱挣。我问他，怎么还带着家小？他说，“这里的政府好，不为难我们。不仅税收轻，还允许我们的孩子在这里上学。现在山区孩子上学是个大事情，村里的小学已经取消，只能到乡里。孩子们一天上学要走十几里山路。可乡里没中学，上中学只能进县城。家里条件好的可以寄宿吃食堂。像我们这样的，没钱供养。一家人来到这里，既为挣钱，也为孩子读书。”他告诉我，他每天和老婆、小舅子扒火车到山下吨货。挑好了货，再扒火车上山。每天跑两趟，能带四五百斤，卖了足以谋生。

这里是两省边境，税负轻，管理也灵活。我想起“善政聚民”的古训，官风也是资源，很多时候，越是边远，越是不被官家重视的地方，百姓生活越轻松。

5. 千佛崖断想

2004 年 10 月 31 日

李白有诗：“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可如此之难的蜀道从哪算起呢？

蜀道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概念，包括四面八方通往古代蜀地的道路。而李白的语境不然。李白的蜀道概念，专指从关中翻秦岭到汉中，再从汉中翻越大巴山到成都平原。也不奇怪，李白指的蜀道，是战国时期秦国人修建。那时，翻越秦岭无路，只得在半山大量修建木制栈道。想想看，千尺绝壁，头上云飞，脚下雾霭，是不是“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缘！”。最有名的蜀道是金牛道，不在别处，起点就在我们的眼前。

一早，离开宁强县，一头扎进浓雾。天下着细雨，能见度不出十几米，我们小心地在半山攀缘。出陕西入四川，想象着蜀道最难的一段。还真不然，两省交界的崂顶不过海拔 1132 米，远远不及海拔 3700 米的秦岭太白山。走了约 20 公里到了川陕交界。一座不高的山，一条不长的隧道。穿过去，怪了，四川这边天清气朗，漫漫的雨云被隔挡在山那边。

川陕交界，无关无险。何以在此地划分省界？细想，历史上，四川多割据政权。为什么？因为汉中管辖权在四川，想进四川，首先得征服秦岭天险。为防止四川割据独立，元代把汉中划归陕西。明白了吧，正因为此地无险可守，才成为两省的边境。自元代以后，入川容易出川难，对四川来说，蜀道之险已经不在汉中，而在距此地 50 公里的剑阁、广元。

8 点 20 过清林坡隧道，地势一下开阔，走入一条大川。四川

因为岷江、沱江、乌江、嘉陵江四条大川成名，我们走在嘉陵江畔。

眼前大片的河滩，向上层层细碎的稻田，碎镜一样散落，鳞光闪闪，刚收割的水稻一捆捆地矗立田间。再向远，翠峰如簇，轻云缭绕，竹林掩映着农宅，葱绿中缕缕炊烟。

8点50分穿出明月峡隧道，来到广元千佛崖。中国的千佛崖多，不仅中原有，更多的是在西北、西南。



这里的千佛崖坐落在广元城北10里的嘉陵江畔。嘉陵江冲出秦岭至此为两山夹护，东岸有一道6、70米高，1000多米长的山崖。古人在此开山、凿窟、刻佛，从北魏延续到明、清，历时千年。建造了一座南北长388.8米，上下五层，佛像一万七千余尊的千佛崖，为西南之首。1936年为准备抗战，修建川陕公路，毁去了大半。现仅存石窟848个，佛像七千余尊，也是千古遗憾。

这些数字和记载是我重写游记时从网上检索。当时，我们到来，可没这么明了，蒙擦擦，稀里糊涂上山。石窟静悄悄、阴暗暗，到处是灰土和碎石烂砖。很多栈道、楼梯中断，扶手缺失，看上去一派萧然。我们小心翼翼，上到高层，四处观看，这里没有介绍文字，只有石刻“千佛崖”、“柏堂寺”，没有人烟。好大的崖壁，走进一个一个石窟，大多佛像残损，佛堂灰暗。可以看出有彩塑，很多石窟顶部有壁画，大多痕迹清浅。正不知所以，忽然听到钟声，循着声音找过去，有《大云寺》，一座残破的大殿。